

# 北海文史

## 第二辑

### 深情怀念薛经辉

赖英口述 罗威整理

回想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党领导的遂溪县乐民农军，从蛇头地乘船渡海转移到北海市斜阳岛，开辟海岛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，我饱含热泪在忆思我的丈夫余道生同志的同时，深情怀念与我们生活在一起、战斗在一起、英勇顽强、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、革命烈士薛经辉同志。

我是一九二九年和余道生结婚后到斜阳岛参加农军才认识薛经辉的。当时，他任农军第二营营长，余道生任副营长。一九三一年，他担任农军总指挥。

薛经辉比余道生小三岁。他叫余道生是大哥，叫我做阿嫂。我叫他为辉叔。因为我们和他住在隔房，他和余道生同是广东遂溪县人，又是一道领导农军举行有名的乐民暴动后转战到斜阳的，性格合得来，志同道合，情胜兄弟。

我与辉叔相处的三年中，他那崇高的品德，巍然的形象深深刻在我的心上。虽然他为党的事业就义了五十周年，但他的精神永生，他的英雄事迹至今我记忆犹新。兹际辉叔牺牲五十周年的难忘日子，我敬向辉叔致哀，并将他在斜阳岛上艰苦生活、顽强战斗、忠贞于党的忘我革命业绩向党和大家汇报，共同悼念党的好儿子薛经辉，并让他的英雄事迹传给后一代、教育后一代，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闪烁光辉。

#### 一、对人爱 对己严

我从认识辉叔之日起，渐渐感到辉叔和道生真象孪生兄弟，具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对人爱，对己严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为了解决岛上农军的供给，辉叔带头开荒、捕鱼、养猪、养牛、养鸡。种出的杂粮，他从长安排，平时每人每天只吃两餐混合粥（番茄、玉米和少量大米混合煮的粥）。他自己干重活，消耗多，也和农军一样同吃两餐

粥，但他却安排女农军和十四五岁的小农军吃三餐粥。

女农军们知道了，说营长比她们干的多、操心大、吃得少，不公平。她们找营长提意见，要改同男农军一样吃两餐粥。辉叔不答应。他们便来叫我帮跟道生讲情。我笑笑地说：“大家不必多磨嘴唇皮了，他俩兄弟同个心眼的，心中只爱别人，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。”

“严格要求自己，连粥都不吃饱吗？”马妹不服地嘟着嘴质问我。

我在她们的身上看到党的思想光辉，共产党领导的农军，上下一条心，官兵互敬互爱。她们见我不吭声，缠着我说：“阿嫂，阿嫂，帮我们说一声，千万不要让辉叔和大哥挨饥抵饿啊！”

她们的一片诚心，我知道一两句话起不了作用了，我。趁势请她们坐下，给她们讲了辉叔严格要求自己的两件事。

我说，辉叔在岛上带头养猪二三十头，养鸡四五百只，除了节日加菜和大家一起吃一些之外，他从来没有自己多吃一点。他将卖猪、卖鸡的钱买回子弹给部队备用。有一次，辉叔病了，炊事同志买了半斤猪肉煮汤给他吃，他看到了，很不高兴，叫炊事同志将肉汤送给另一位有病的农军吃。这位农军又不肯吃，要炊事同志送还辉叔吃，互相推让。后来辉叔叫炊事同志捧回厨房，加多两勺水滚汤，分给我们十几个女同志吃。他说，女同志因生理特点需要，要多照顾一些。你们还记得吧，那天吃的半碗肉汤就是这样来的啊。我说了这件事，大家不禁感动得眼眶润红，马妹还流出了热泪。

接着，我告诉她们，这件事还没说完哩。在辉叔病的几天里，邻近的群众捎些鸡蛋来探望他，黄民日老伯每天摘鱼回来，都挑一些鱼送给他调理身体，但是，辉叔都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，他年青青的，又是苦水熬大的，这点伤风感冒过两天就好了。群众的心意他深领了，群众的利益他丝毫不能占。

再讲到辉叔穿的，换来换去都是两套旧衣服，戴着那顶旧鸭舌帽。衣服烂了，他自己补。指挥部买了布回来分给我们二营，大家评议给他缝一套新的，口水都讲干了，他就是不肯要，要分给别的同志。真没有办法对付他呀！当我们

为农军缝制衣服时，他又争着做。我偷眼看他，他的手工真熟练，一针一线的象慈母般热情、认真、愉快的为儿女针缝衣服。

我说了辉叔关心爱护大家的真情时，她们都哭了。最后，我给她们出了个点子，就这样吧，不要告诉辉叔，我们偷偷的改吃两餐，腾出一餐粥给病员和值勤的同志吃，剩下的养猪养鸡都可以嘛。我们近来少吃一餐，除了炊事，谁也不知道。我们这样做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辉叔也不会拗我们的。如果大家保密，这就更好。她们听了我的话，异口同声的说，阿嫂的办法真好，欢欢喜喜地走了。

## 二、心向党 不动摇

一九三〇年冬，国民党反动派调派军警进犯斜阳。由于敌人的封锁，斜阳农军和省委、特委、县委失掉联系。

怎么办?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，研究决定派总指挥陈光礼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前往海南岛找党组织接头。想不到陈光礼在湛江下船到海口时，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杀害。

陈光礼英勇就义的不幸消息传来，我们农军化悲痛为力量，个个磨拳擦掌，下决心要为陈总指挥报仇!

可是，这个不幸消息却吓坏了副总指挥薛经光。

薛经光是辉叔的胞哥。他看到形势吃紧，陈光礼被杀，便悄悄的和他的妻子黎马利密议，想煽动辉叔一起逃走。

我记得在次年春节的前两天傍晚，辉叔剑眉紧锁的来我家，见到道生和我，一开口就问：“大哥，阿嫂，风声咁紧，光礼又牺牲了，你们怎么想呢?”道生两眉一翘响亮地回答：“岛在农军在!”辉叔听了，坚定地说：“对!任凭风浪起，志同岩石坚!”稍为停顿一下，辉叔愤愤地说：“想不到同志更胜同胞!”我俩不禁一怔：“辉叔，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?”

“想不到农军中也出现败类!”

“是谁?”

辉叔的嘴唇一颤，咬咬牙：“哼，经光和他的老婆，今天借口去濠洲买年货，搭船逃往海南了！”

“这事当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辉叔随即从袋里掏出经光留给他的纸条，“啪”的放在台上，“真可耻！”

道生拿来看了，说：“真是人心隔肚皮！”我问道生究竟是怎么回事。道生告诉我，经光叛变革命投敌了，他还骂群叔不肯和他俩一齐逃走。

“辉叔，经光还叫你走？”我不明白地问。

“唔，那是经光逃走前一天的事了。”辉叔接着把他的胞兄薛经光在昨天约他去吃晚餐时，劝他一起逃走的经过告诉了我俩。他说，他当场严正批评了经光两夫妻临阵退缩、叛党投敌太可耻，并规劝经光坚定信念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。经光看到他的态度坚决，便来个大转弯，嘻皮笑脸的说：“辉弟，我刚才只是说来玩的。大敌当前，我怎能离开农军。”他听了心里嘀咕着，经光的话为什么时阴时阳？于是他正词忠告经光说：“你的思想太危险了，但你能转变过来，党是欢迎的。你应该说到做到，以党的事业为重，以二百多农军的命运为重，千万不要叛党投敌。”他还提议今晚开个党支部会，讨论当前农军的思想动向和军事部署。经光满口答允。可是，今天一早，经光两夫妇却偷偷溜往濠洲。他得悉这一消息，马上带着两名农军追到濠洲，决心惩处经光。

但经光已按予谋约定的船逃去海南。他从濠洲回来，赶紧找我俩商量了。

情如此意外，形势如此紧迫，农军不能一日无帅。道生和辉叔统一了意见，尽快在明天上午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，酝酿选出总指挥，以安定军心，统率两营农军作好反围攻的战斗准备。于是，他俩便以支委的身份，分头通知有关同志按时到指挥部开会。

第二天，会议结束，道生回来，一见我就咧着圆嘴说：“会开得真好，开成声讨叛徒的会，开成战前动员会。”我插嘴问：“总指挥也选出啦？”道生乐呵呵的连连说：“那还用问，那还用问，选出来了，选出来了！”

“选谁当总指挥？”我急着追问道生。

道生竖起大拇指：“辉叔，好样的！大家夸他是烈火炼出的真金，由他来领导，农军有希望了！”我频频点头赞同

### 三、愈困难愈坚强

辉叔担任总指挥这一年，岛上农军遇到千般的困难。最主要的是粮食越来越紧张，子弹越来越短少。在春头，我们还每天吃两餐混合粥，渐渐地因为敌人的封锁、加紧进犯，生产受影响，存粮日趋减少。为了对付艰险的形势，辉叔召集大家开会，我也参加了。他在会上首先摆了当时我们的处境和困难，接着，用俄国十月革命时，红军啃黑面包忍饥干革命，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，鼓励大家团结一心，克服困难，夺取胜利。他还满怀信心的说，斜阳虽临黑夜，但我们有党的领导，有群众的支持，灿烂的朝晖快将到来。

这次会后，我们每天吃的混合粥虽然保持两餐，但渐渐的变稀了，再过两个多月，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艰苦，但农军们都说，跟着辉叔和大哥（指道生）等领导，吃水都甜。大家在敌人三番五次的炮轰下，毫不动摇，任凭敌人威吓利诱，谁也不当软骨头。农军们三五结队来我和辉叔的住处，纷纷表示跟党走，不变心，共患难，同生死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一营营长符俊岳的妻梁四将她储存的钱交给辉叔，辉叔一再婉言相劝，叫她留下以备急用。梁四却坚定地说，她和俊岳留钱没有用，为党的事业，生命也不吝惜。辉叔接过这包沉甸甸的银元，激动地说：“真好的同志，我代表党、代表农军深谢您俩的诚意！”

有了梁四献捐的这千元银元，辉叔即派人在晚上偷渡往濠洲，买回一批米和子弹，支撑了一段时间。临近九月，敌人围攻越猖狂，岛上农军处境越险恶。粮食存不多了，每人每天只能吃一餐混合粥。子弹更少了，辉叔当机立断，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立即做好决战准备，男同志去挖战壕，女同志扛石头帮筑掩体、捡石块当炮弹砸敌人。我们二营防守三流柴、灶门这一带，我也投入战斗准备，扛石头、捡石块。

大家虽然吃不饱，但旺盛的革命斗志毫不衰减，和我住在一起的陈秀朋（黄安谦的妻子），放下背在身上的小女孩，也赶着来扛石头、捡石块。正是有了农

军的坚贞的革命精神、顽强的战斗意志，在辉叔的镇定无畏的指挥下，我们团结一致，打退了数倍于我、拥有飞机军舰、炮火犀利的敌人的无数次的进犯。

一九三二年十月开始，敌人再次调集南路海陆空的反动武装，疯狂围攻斜阳岛。我们的处境更恶化。粮食已空，岛上群众纷纷拿出黄豆、花生给大家吃，弹药已缺，岛上军民齐动手，捡石块当武器迎头痛击敌人；很多同志都接连英勇牺牲了，但大家没有变心。

面对如此险恶形势，辉叔毫不气馁，他召集会议，号召大家要学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工人起义，建立巴黎公社的坚决革命、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。他说，虽然巴黎公社战士于当年五月与反革命进行最后一次血战，全部壮烈牺牲，但是为革命而死，死得光荣，他们的冲天壮举，名传千古，人民永远纪念他们。大家听了辉叔的话，斗志倍加激昂，回到各自的阵地上，肉搏奋战，誓死守岛。

最后，由于敌众我寡、敌强我弱，一九三二年十月初十，敌人在水位较浅的东埠港口登陆、一营营长符俊岳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，同志们悲愤地要和敌人拚命，为符俊岳和死难的农军报仇。这时，辉叔从南部阵地来三流柴阵地找道生商量说，硬拚对岛上的群众不利，为保护岛上群众、保存尚存的革命力量，他提议撤进羊咩洞，并吩咐余道生和我带领群众，由他来掩护撤退。道生赞同他的撤退意见，但坚持自己留守阵地掩护撤退，叫辉叔带领群众进洞。辉叔拗不过道生，时间紧迫，就这样的决定了。

#### 四、咩洞 情操高

我永生忘不了在这次掩护撤退，与敌人展开血战，道生——我的丈夫壮烈牺牲的情景，我也难忘辉叔在羊咩洞内的高尚情操。

辉叔是在率领部队殊死战斗保卫群众安全进洞的当天晚上，带着四十多名农军最后进羊咩洞的。我也是道生牺牲后翻过洪二岭找到辉叔一起摸黑进洞里。

进洞第二天，辉叔立即把洞里的军民组织好，吩咐我和陈秀朋几位女农军照顾妇女和小孩，他和男农军担任警戒和找粮找水。因为洞里近百名军民缺粮缺水，大人还能顶得住，小孩受不了哭得哇哇叫，大家为此都很焦急。

辉叔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他和几位农军在洞里找了半天，洞里光溜溜的，一点代粮食的草根都没有，水，也尽是一滴滴的泉眼渗出的泪水，滴半天还没有半碗。辉叔冒险踏着人梯上洞口侦察，敌人的流动哨在不远的地方徘徊，为了避免暴露目标，白天无法出洞拔粮找水了。等到晚上八九点钟，辉叔才和几位农军越上洞去，摸黑到番茄地去挖番茄。但这些番茄只有手指头这么大，挖半晚也装不满几位农军的衫袋，挖这点儿粮食回到洞里，一人分不到一条。辉叔自己不吃，提议给老人和小孩吃。我们也跟着让给群众吃。但老人们说：“我们老了，挨惯饿，不要紧，辉叔你们吃吧，长精神，好好战斗。”辉叔说：“农军都是身强力壮的，这点饿顶得住，还是叔伯们和孩子们先吃，明晚我们再想办法。”滴聚的水，辉叔虽饥虽渴，他也让给群众一人舔一些。

第三天，小孩们又呱呱大哭，缺粮少水，真是难哪！我和秀朋、马妹等女农军，轮迴劝逗，哄得一时，怎能哄得整天，小孩哭声此起彼伏，哭得我的心都酸了，我切齿痛恨国民党反动派，为什么不让我穷苦人当家！这时，有位农军偷偷告诉我，辉叔渴了吃自己的小便，我不禁流出泪来，辉叔呵，你真是革命硬骨头。

在辉叔的无声行动影响下，男女农军都坚持尽量把能吃的东西让给群众嚼，用衣服吸到的水都让给群众咽，自己却用衣服吸尿自己含。

坚持到第四天，小孩们挨不下去了，哭声更尖厉。他们的母亲怕敌人听到了大家，用手捂住小孩的嘴，有些小孩哭得声都沙哑了，大家都疼在心上、更狠敌人。临近傍晚，辉叔找我们商量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他提出要摸敌人的饭菜，让群众和农军都吃一些。很多农军都举手要跟辉叔上洞向敌人要粮。大家还考虑到这样做会暴露目标，但不这样做，群众已支持不了，不能大家都饿死在洞里，没有一个生存者留下，把敌人残酷杀农军和岛上群众的罪行控诉，我们岂不是白死。最后，一致认为上洞要见机行事，敌人发觉就拚，不发觉便摸粮回来，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。

碰头会一结束，辉叔即把尚能拚搏的十几位男农军组织好，带着木棍石块

和能装粮食的袋篮等。我见辉叔饥得软软的，便劝他不要去，这个硬骨头却坚持要去，他说，共产党员处处要为党和群众着想，危难时刻，指挥员更应冲锋在前，决不能贪生怕死，虽然饥渴交加，但他的骨头很硬撑，是马都有三分龙骨啊！在这铁汉面前，怎能拗得他听。我凝视着辉叔，泪花溅开。辉叔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阿嫂，您放心，现在的眼泪比金贵啊。”

天一黑，他就带着十几位男农解上洞向敌要粮去了。隔一会儿，很顺利的要到了敌人的剩余饭菜和米回来了。四天没有一粒米进肚的农军和群众，一下子见到了饭菜都很高兴，小孩不哭了，伸长小手朝向饭菜，可是母亲们紧抱着小孩低声说：“让叔叔们先吃，他们饿了几天了。”别的群众也都推让给农军吃。可是，他们怎能拗得过辉叔，还是按辉叔的安排，分多一点给群众吃，农军只吃一些。虽然平均每人只吃那么两小碟，但大家都乐滋滋的。

到次日晚上，辉叔照样带队去向敌人要粮。不幸被敌人发觉边追边叫嚷：“啊，斜阳贼又翻生了！”辉叔他们赶紧将摸到的少量饭菜退回洞来。敌人追到洞口，朝下一望，黑乎乎的，不敢窜下洞，只在洞上打枪吆喝。洞内毫无反映。自从这晚起，敌人不论白天黑夜，集中兵力加强搜索，岛上所有的大小岩洞都被包围，尤其是羊咩洞被封锁得更严。敌人还朝洞下开枪打炮，洞里仍无声息。但又饿又渴的小孩实在受不了，哭叫起来。敌人一听到小孩哭声，更加疯狂朝洞口扫射。母亲们忍着心用布塞住小孩的咀，有些小孩就这样窒息而死。陈秀朋的小女儿不到周岁，她为了大家的安全也忍痛的用面巾把自己的女儿塞死。陈秀朋并不流泪，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她坚强地对我说：“阿嫂，被困这两天，一些同志都饿倒了，我要将奶汁抢救同志们！”我感动得捂着咀呜咽了一阵，我想，革命同志的爱真真崇高！接着，她又轻声叫我：“阿嫂，请你帮个忙，把我的奶汁吸出来抢救同志。”我含着满眶热泪，一口一口的把奶汁吸出来，再吐到碗里，递给辉叔和一些同志咽。可是，辉叔总是推让给别人先吃，轮到他吃时，他却送给失去小孩的母亲吃。此情此景，铁人看到都要流泪。我继续吸别些妇女的奶汁时，内心如刀绞。

我们身处绝境，残无人性的敌人更下毒手，他们用棉絮蘸煤油燃成熊熊火球，一个接一个的火球滚进洞来，渐渐洞里的烟越来越多越浓，空气越来越浊越稀，大家用衫用面巾掩鼻，老人呛得流出泪。情况万分紧迫，辉叔找我们商量，决定除留少数人留洞坚守外，女农军和支持不住的男农军杂在愿意先出洞的群众一起走。这是我们坚持七昼夜的第八天了。临出洞时，辉叔一再叮咛我：“阿嫂，要经得起考验，要活下去，以得将我们的情况向党组织报告。”我哭了，我怎能离开他们呀！但辉叔催促着：“阿嫂，不要难过，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。记住，千万要活下去。跟大家出洞吧，不要挂心我们，我们决不叛党！设使落入敌人手里，我们宁死也不向敌人低头！”

我们刚上洞口，敌人就如狼似虎的围过来，对我们搜身后，女的押到岭下，男的留在洞边。一个敌军官模样的人吆喝问：“都出来了么，洞里还有没有土匪！”谁也不吭一声。“说不说，不说，就宰了你们！”大家仍是闭口不说。

“不说，哼，来人，先毙几个！”敌军官兽性发作，随着罪恶的枪声，几个老百姓被敌人杀害了。

“说不说，再不说，再毙几个！”敌军官看到我们个个怒目挺立不答理他，这头野兽张大血口又吞噬了几个同志和群众。这时，敌人狼嚎般朝洞口嚎叫：“洞里土匪听着，你们再不出来，上洞的人通通要枪毙！”

为了保护我们和上洞的群众，辉叔带领剩下的农军和群众出了洞。辉叔一出洞，他直冲向敌军官，横眉冷笑：“谁是土匪？你们这班杀人放火的才是土匪！”敌军官一愣，后退一步，手颤颤的指着辉叔问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我？我就是共产党员、斜阳农军总指挥薛经辉！我老实告诉你，你们这班土匪欠下斜阳人民这笔血债，是要用血偿还的，你们的日子不长了！”

“你好大狗胆，敢骂我，我通通将你们枪……枪毙！”敌军官青筋暴露，气呼呼的嘶喊。

“真是又一个屠杀巴黎公社战士的刽子手！你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，还要杀人！要杀就杀我，绝不准你伤害老百姓！”

敌军官气得窜来窜去，呼喊着：“将土匪押到这边来！”一群敌人凶神恶煞的乱来抓人。

“住手！”辉叔大喝一声：“不准伤害老百姓！”随着辉叔铿锵的说：“革命的农军顶天立地，决不贪生怕死！光荣的农军同志们，跟我走！”为了保护群众，一个个的男农军挺身而出。敌军官还在叫嚷：“没有岛上的亲人招认的，给我缚起来！”顿时，岛上男女群众都争认女农军和小农军是他们的亲人。当天，敌人即将辉叔等男农军缚起和岛上群众全部押运至涠洲岛。到了涠洲岛的第二天，奸险的敌人对我们进行审讯，并叫涠洲岛的群众认领了斜阳的一批群众，剩下我们几个女农军和小农军以及十多名群众押同辉叔一起，共六十多人，当晚便运到北海审判厅(现今北海市人民法院内)关禁。

### 五、宁玉碎毋瓦全

在对敌斗争中，辉叔英勇顽强，在监狱里、在刑庭上，辉叔忠贞不屈。敌人在涠洲、在北海多次审讯辉叔，要辉叔供出党组织的情况和涠洲长期给农军供给武器和粮食的是谁，“只要你说了，委你担任团长。”“青年人嘛，应当为自己的前途着想，何必为共匪卖命。”尽管敌人千般利诱，辉叔只是一句话：“要杀要割随你们的便，不必多放屁！”

敌人用软计诱不开辉叔的口，狼心狗肺的反动派就下毒手，烧着成把的香火烙辉叔的手，灼烫得辉叔汗盖头下，但他仍紧咬着牙。敌人用铁枝撬他的牙，铁枝放开了，辉叔的咀嚼得更紧。他的身体虽很瘦弱，但他仍昂着头。

“烧他的咀，看他说不说！”敌人发狂了，成把香向辉叔的两边咀巴烧去，脸上的肉烧穿了，辉叔的咀象锁一样封得更严。敌人一无所获，象癞狗一样狂吠：“烧他的身！”“烧他的四肢！”辉叔被敌人烧昏了几次，折磨了整半天，才拖回监狱来。我和同志们看到辉叔全身都被烧烂了，无不失声悲恸。

但，敌人烧烂了辉叔的肉，烧不变他的心。他稍清醒过来，便鼓励围在他身旁的同志说：“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！”“黑夜总有尽头的！”“这也是一场斗争，要坚持到底！”他说的和道生说的都是一个印模，怪不得道生在壮烈牺

牲前吩咐我：“发生什么意外，您要跟薛经辉冲。”

敌人从辉叔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，这班豺狼又扑向别的同志来，敌人又是软硬兼施、严刑拷打、灼烧，但谁也没有向敌人投降。

敌人黔驴技穷，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旬(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下旬)的一天，伸出魔爪，将辉叔等四十多位农军同志武装押解到北海市西炮台(现今北海市外贸桂皮仓里)杀害了。

事后，我听许多人说辉叔和遇难的农军们，虽然双脚拖着沉重的锁链，身体受刑行动很不方便，每人的脚都给锁链碰破流血，沿途都留下血迹，但他们都是好样的，在辉叔的带领下，昂头挺胸，从容高唱雷洲山歌和革命歌曲，高呼：共产党万岁，中国苏维埃政权万岁，打倒蒋介石等口号，还频频向沿途群众欢喊：“同志们再见！”到了刑场，他们屹立东方，敌人拳打脚踢硬要他们跪下，他们被踢倒了又站起来，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！

辉叔虽然壮烈牺牲五十周年了，但他的精神永生，他和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，在革命烈士们洒过鲜血的中国大地上，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，神州处处盛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红花！

烈士们，安息吧！现在青年一代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高举党的旗帜，继承革命烈士的意志，发扬烈士们的高贵品质，学习烈士们的革命情操，忠贞于党，直往向前！